

商品生产发展的最初阶段



1

格·阿·科兹洛夫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商品生产发展的最初阶段

(商品生产理論概述)

格·阿·科茲洛夫著 奔 流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年

內 容 提 要

闡述了商品关系的产生，系統地分析了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的发展，特別对奴隶社会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进行了深刻地探討。在闡述这些理論的同时，还专门論述了古代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关于商品經济的各种理論，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臆造的各种謬論。

Г. А. КОЗЛОВ
ПЕРВЫЕ СТУПЕНИ
В РАЗВИТИИ ТОВАР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57

本书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7 年版本譯出

商品生产发展的最初阶段

格·阿·科兹洛夫著
奔 流 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 54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 001 号

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张 4 1/2 字数 87,000

1959 年 11 月第 1 版

195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

統一书号：4074·285

定 价：(十) 0.44 元

封面設計：范一辛

目 录

商品关系的产生.....	1
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商品生产.....	42
价值规律在奴隶占有制生产方式下的作用.....	71
古代希腊商品经济理论的产生.....	93
资产阶级科学著述中的古代世界商品生产	109
为什么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商品生产没有变成 资本主义生产.....	125
结束语.....	136

商品关系的产生

I

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在太古时候，至少在五千年至七千年前就已经产生了。直到现在，商品经济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阐明商品关系的本质，阐明它在经济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特点，对于了解阶级社会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是很重要的。

认识商品生产规律，对于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

为了阐明商品生产及其规律的本质，科学首先应当弄清楚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和它的历史必然性。

商品生产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自然现象呢，还是只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有关的历史上的暂时现象呢？这个问题早就向科学提出来了。为了企图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存，资产阶级理论断言商品生产是一般人类社会所特有的，而商品交换则是从社会产生的时候起就为人类社会所固有。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交换永存的理论，依

据于对最初的社会形态的不正确理解。按照它的說法，人类历史是从存在着彼此孤立的生产者开始的。资产階級科学把彼此孤立的生产个体看成是自然本身的某种产物。一切經濟关系都是由此引伸出来的。

作为生产者的各个人的彼此孤立，是由生产資料的私有制所决定的。的确，资产階級科学并不承认人类历史上还有任何其他的所有制形式。在这种概念下，私有制就不是作为社会現象出現，因为不承认社会是历史的起点，而认为各別的人是历史的起点。因而所有制沒有被看作是社会关系，而被看作是人与物的关系。

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商品交换是作为各別的生产者的人与人之間唯一可能采取的經濟联系形式。因而，他們在断言私有制是最初的所有制形式的同时，还論证了商品关系是人与人之間唯一的經濟关系形式的理論。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对于人类历史的这种看法曾經风靡一时。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态”一书中，在分析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时，提出了财产之最初的形态是种族财产的原理。种族财产适合于未发展的生产阶段，适合于效率最不高的劳动分工。私有制是进一步发展的結果，是这个最初产生的种族财产瓦解的結果。

在馬克思主义理論誕生时所作的这个結論，是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規律而来的。但是在十九世紀的最初几十年，还没有充分的实际材料来证实这个結論

的正确性。当时的資料还不能比較透彻地表述这个原始集体所有制的性质。这就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 1847—1848 年写的“共产党宣言”中沒有提到史前社会，而只指出在我們以前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的原因。恩格斯在为这部名著的英文版（1888 年）加的附注中指出，在 1847 年間，关于社会史前状态，即关于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組織，几乎还完全无人知道。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以后的著作中（“政治经济学批判”、“資本論”、“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等等），根据大量新的实际材料和对社会发展經濟規律的进一步研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原始公社制度作了深刻的科学的論证。

馬克思主义科学证明了：孤立的生产者不是历史的起点，而只是历史的产物，是劳动分工和私人商品經濟发展的結果。馬克思指出，我們越是往前追溯历史，那末，个人似乎越不独立，越是隶属于一个較大的整体。至于談到独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非常少見的事，好比是沒有許多人在一起生活和一起交談而竟有語言的发展一样地不可思議。

生产的产生，同时也就是人类社会的产生。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人与人之間的关系，出現了所有制。所有制形式决定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公社所有制是由生产工具簡陋、个人同自然的斗争軟弱无力以及为了維持生活而必須进行集体生产所引起的。公社里的集体劳动，是整个人类史上的原始劳动形式。这种劳动决定了生产資料和劳动产品的集体所有制的必然性。当时沒有私有制，原始人也沒有任何关于私有制

的观念。

生产工具简陋，决定了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低下，不能保证人们在他們日常生活所最必需的东西以外再得到任何物品。一切劳动都是必要劳动，不創造剩余产品。一切东西都是公社生产的，都归公社所有。

生活資料是以平均分配的办法分給公社成員的。因为生产的产品很少，不实行这种分配办法，就会有一部分公社成員餓死。

在原始公社中，沒有也不可能有階級以及人剝削人的現象。氏族制度說明了原始社会組織。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原理为大量实际材料所证实。

忠于事实的許多非馬克思主义学者，曾做出結論說，人类历史絕不是从私有制开始的。

哈克斯特豪生、摩烈尔、蒙、科瓦列夫斯基及其他学者的研究表明，公社所有制是各族人民的原始所有制形式。他們对这些民族的历史曾經进行了研究。摩尔根的著作則是集其大成。在他的著作中，揭示了原始社会的典型組織形式。

非馬克思主义者摩尔根，由于长期忠实地研究，得出了一个完全被确认为唯物史观的結論。馬克思认为摩尔根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批判地加工了摩尔根提供的全部材料，并且全面地科学地論证了公社所有制的发展史，公社所有制产生和瓦解的原因。

一心想“推翻”馬克思主义的資产階級学者，对摩尔根的理论也加以抨击。在傳播馬克思主义理論方面所取得的成

就，使得資本主义的辯護士心惊肉跳。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大部分的資產階級社会史学家，脱离了真正的科学研究而捏造历史发展过程。他們无視确凿的证据，把私有制和个人家庭說成是永恒的现象（例如維斯捷尔馬克）。反动作者硬說人类历史是从孤立的个体开始的。同时，某些作者把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說成是个人寻觅食物，另一些作者則毫无根据地說，最初出現的私有制只是在某种发展程度上一部分轉为公社所有制。

一部分著名的資產階級学者懂得不能否认土地最初是公社所有制这个不可爭辯的原理。但是他們在同意这种說法的同时，又強調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一开始就是私有制^①。

某些站在資產階級立場来研究社会发展的作者（如列杜諾、科瓦列夫斯基、庫里舍尔等等），把大約在蒙昧期高級阶段和野蛮期低級阶段（按照摩尔根的分类）产生的个人财产同私有制混为一談。摩尔根对这个問題也談得不够清楚。

正如考古学所证实的，的确是有过个人财产。但是無論如何不能把在公社生产基础上的个人财产同私有制混淆起来。在共同劳动条件下，个人财产的出現是同手工劳动工具和防御工具适合于每个社会成員的特点和能力的必要性分不开的。但是劳动工具是在集体劳动中使用的，是为整个公社的生产而使用的。个人财产只是某些劳动工具和个人裝飾品的扩展，它与公社所有制不是相对立的，同公社所有制沒有任

① 參閱列博克：“人的文明和原始状况的起源”，1896年俄文版，第817頁。

何对抗的关系，不会破坏公社的平等，不会剥削别人的劳动，个人财产只是公社所有制的补充，它为公社所有制服务^①。

修正主义者为了维护资本主义所有制，不能不随声附和反动派关于私有制是最初的所有制形式的说法。右翼社会主义空想家和最卑鄙的帝国主义辩护士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库诺夫承认土地是原始公社所有，但同时又说，各个人获取的产品归他们自己所有。他声言，“前辈作者”（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一般共产主义”最初占统治地位的说法是错误的^②。

受到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赞扬的这种论调，是毫无根据的。集体劳动也就决定了劳动产品的集体分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公社制度不会把个人劳动变为私人劳动，把个人劳动的产品变为私人产品。

谁也不能证明，在公社生产时期，存在着要求劳动产品私人占有的条件。

认真研究这个问题的资产阶级学者，最后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证实的原理。例如，波兰学者、人类学家和文化史学家克鲁日维茨基制定了一个复杂的原始社会的分配公式，这个公式是根据原始社会起初实行个人主义的分配，以后实行集体主义的分配制定的。但是这位作者自己也怀疑自己的话。他写道：“可是原始时期不知道有孤立的个人；个人始终只是构成某一部分社会单位，个人的劳动果实也属于这部

① 详见鲁宾采夫：“动产私有制的产生”，1947年俄文版，第57—62页。

② 参阅库诺夫：“经济通史”第1卷，1929年俄文版，第64页。

分社会单位”^①。

許多民族广泛地建立家庭公社，是最初的人类社会形态——公社制度存在的明证。科学已經推翻了家庭公社是在較晚时代出現的說法。家庭公社的特征是实行集体生产、集体所有制和公社全体成員的平等地位。

在俄国、巴尔干半島諸国和中国，曾經在很长时期中保存了大家庭公社——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十九世紀末，在瑞士、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国家里也保存了这种公社制度的某些残余。家庭公社的特点是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在达尔馬提亚^②有 300 年未分家的大家族^③，在保加利亚有 150—200 年未分家的大家族。

家庭公社这样普遍不是偶然的，这也证明各国人民的最初历史发展阶段是共同的^④。

① 克魯日維茨基：“原始民族的經濟制度和社会制度”，1925 年俄文版，第 85 頁。在这本书中，作者引用了在澳大利亚出版的一本书中的一段話，來說明一百年前澳大利亚土著中的关系：

“在維多利亞，有严格的法律管制交来的野兽的分配。捕获野兽的獵人放弃一切要求，他靜悄悄地在一旁看着別人把最好的肉拿走，而他自己应当吃比較差的”。

② 南斯拉夫的地区，包括亚得里亚海沿岸和 1,000 多个沿海小島。总面积約 13,000 平方公里，人口在 75 万以上。——譯者

③ 南斯拉夫人家长制的家庭公社，大家族中的土地和一切财产为全体成員所共有，他們在最年长者的领导下主持公共經濟，此种大家族一直保存到 19 世紀末。——譯者

④ 例如中国学者无可爭辯地证明，中国最初的生产方式也是原始公社制度。

在“礼記”（五經之一）中，引用了一段孔子称赞中国历史初期的話：“天下为公，选賢与（举）能，讲信修睦；……”

而当如这本书中所謂的“小康”之世建立起来的时候，关系就改变了。“今大道既隱，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貨力为己；……”（引自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1、2 頁）。

由此可見，在人类社会的最初发展阶段，是生产資料和劳动产品的公社所有制占統治地位。

这也推翻了資產階級科学关于私有制是唯一的所有制形式、是历史上众人皆知的形式的原理。但是他們通常在这个原理的基础上还提出另一个原理，即关于商品关系永存的原理。实际上，公社中人与人之間的經濟联系取决于每个公社成員的劳动直接作为公社集体劳动的一部分。

由于生产資料和劳动产品的所有者是同一个——公社自己，因而在公社內沒有交換的基础，沒有使劳动产品变为商品的基础。

商品交換絕不是从来就有的。恩格斯写道：“……商品生产决不是社会生产的唯一形式。在古代印度的公社里，在南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里，生产品是沒有轉为商品的。公社成員，直接为着生产而結合成为社会，工作是按照习惯和需要来分配的，生产品（由于它們是直接供給消費的）也是如此”^①。

因而，商品交換絕不是永恒的，自然也不是社会固有的現象，商品交換絕不是人与人之間的經濟联系的唯一形式。許許多多的事实都证实了馬克思主义理論的这个原理。

观察过曾經經歷人类社会最初生活阶段的部落生活的旅行家們，证明这些部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商品交換（例如，傑姆士·庫克、威克斯等人报导說，澳洲人，太平洋島屿上的居民，不懂得什么叫商业）。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26 頁。

甚至連否認原始共產主義的庫諾夫也寫道：“最初的白種
星殖者，從塔斯馬尼亞人那里沒有發現任何交換或商業的痕
迹，因為所有的游牧群^①都生產或採集同一種消費品”^②。庫
諾夫不得不承認交換不是經濟發展最初階段所固有的。

十九世紀俄國著名經濟學家尼·伊·齊貝爾在關於私有
制的產生問題上同馬克思主義有分歧，但同時他認為商品交
換純粹是歷史現象。他援引許多資料來證明“原始民族沒有
任何關於勞動分工和交換的概念”^③。

由此可見，我們以齊貝爾為例，可以看到，研究者如果忠
實地對待事實，那末就應當完全同意馬克思主義關於商品交
換絕不是人類社會自古以來就固有的這個原理。資產階級科
學的这个理論也就不成立了。

資產階級科學中散播的關於商品交換永存的概念，甚至
影響了某些不同意反動科學立場並力求客觀地認識原始社會
的現代著名的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在他們的著作中，往往沒
有充分的根據，就發表關於原始社會存在發達的商品交換的
臆測。

例如著名的英國考古學家格列漢·克拉克，只根據挖掘
出來的石斧，就作出結論說，在北歐有過斧子交易的興盛時
期。他認為，在斯堪的納維亞，早在中石器時代就有過斧子交
易。這些臆測是多麼沒有根據，它表明作者所謂為了科學真

① 各種游牧部落的舊稱。——譯者

② 庫諾夫：“經濟通史”第1卷，第43頁。

③ 尼·伊·齊貝爾：“原始經濟文化概論”，1937年俄文版，第339頁。

理,这样讲是必要的說法純系謬論。克拉克写道:对考古学家說来,“重述这种商业情况的任何嘗試,最主要的困难就是許多重要商品的物质痕迹完全消失了”。他又写道:“……考古学家不太好談商人在交換时用船形斧子换来的商品的性质問題”^①。

在这些条件下,克拉克所談的“北极地带市場”(即北方各国的广大市場)是沒有任何根据的。

还应当指出,克拉克在他所写的“史前欧洲”一书中,用所謂“商业”的特殊眼光来描述原始交換,尽管他自己最后也断言他所描述的交換沒有超出簡單商品交換的范围。

我們还碰到許多資产階級学者,他們把原始公社制度时期的交換描写为发达的商业,描写为有广大商人資本参加的商业。

例如,著名的英国学者戈登·柴尔德认为,人們在新石器时期“是按民主的甚而可能按原始共产主义的方式生活的”。但同时他又断言,在現代德国領土上挖掘出来的手斧,证明“在这个时期以前,个别的人至少已經以額外收入的形式担負起滿足初期多瑙河文化人对某种特定物資的爱好的工作,并且除了为这些人們服务以外,还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为其他所有中石器时代的部落服务”。

在談到較晚时期——初期的青銅器时代时,柴尔德說,这些商人的活动,“……促进了整个中欧联合为統一的經济体

① 格列汉·克拉克:“史前欧洲”,1953年俄文版,第252、255頁。

系……”^①。十分明显，这样评价交换的发展，完全颠倒了历史，改变了史前的现象。柴尔德的非历史观点，是同他的非科学的“文化传播”论分不开的，在这个理论中，他把商业说成是最重要的传播因素。

II

只有在分析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及其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科学地阐明交换产生的原因。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不能从这个立场出发来研究经济现象，因而不能说明交换产生的真正原因。

亚当·斯密在以孤立的人的本性说明一切经济现象时，断言交换是由于人对交换的爱好而产生的。这大概也因为人有判断能力，有讲话能力。因而斯密指出，不论其他哪一种动物，都没有这种对交换的爱好。

这样一来，交换的必然性（及其永恒性）是由孤立的人的本性产生的。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一面坚持这些不正确的理论，一面试图科学地洞察经济关系的实质。但是这些受到庸俗政治经济学赞扬的关于人对交换的爱好的思想，是以主观主义解释商品生产的基础，是萨伊、巴师夏、蒲鲁东等等反科学的发现的基础。

蒲鲁东把客观的价值规律说成是由人产生的“价值思

① 戈登·柴尔德：“欧洲文明发源地”，1952年俄文版，第149、169页。

想”，这些人建議另一些人进行交换，并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予以区别。

如果把商品生产出現的原因轉到思想領域中来，那末，很明显，整个經濟史也就过于簡單了。

为什么产生交换？原来是因为人产生了交换思想。这样地解釋問題，就談不到什么是真理和科学了。

反动的資产階級人种学不是認真地研究事实，而是从“心理学”理論和所謂“进化”理論的立場来加以捏造。資产階級人种学不是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寻找交换产生的原因，而是从人的天性和生物学的特点来寻找交换产生的原因。这个“理論”断言，迫使人去寻找用以維持生活的新資料的人的“健康天性”，发生經濟来往的“易受冲动的意图”，在拥有大量天然物資条件下同邻人交换的心愿等等，是产生交换經濟的基础①。

某些作者以儿童房間里的关系（在这里，儿童用栗子換取小金虫等等）作为例子，來說明交换的产生②。

实际上，商品交换的产生既不是儿童游戏的結果，也不是人的天性的結果，更不是有理智的野蛮人的发明。

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的商品交换，是不以人們意志和意

① 現代的心理学种族主义学派想出“心理綜合体”一詞，认为它是某一民族的“主要个性”所特有的。美国心理人种学派的主脑人之一卡尔迪涅尔，在其所著“社会的心理学界限”一书中，断言印度尼西亚人的心理綜合体中含有：“希望变成侵略对象，并接受被迫媾和的条件”。这充分证明，心理学的假科学只是对某些人有利。

② 参閱威尔爱：“原始社会和原始社会的經濟”，第105頁。

識为轉移的客观必然性。

要想真正認識某些經濟現象的本質，必須真正进行历史分析，必須了解这些現象是怎样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科学地应用历史原則，能使各种辯护性的捏造完全破产。某些資產階級學者懂得这一点，他們也考慮到，所謂“历史”学派和“进化”学派对历史原則的捏造已經完全被揭穿了。因而一部分現代資產階級學者坚决拒絕以历史观点研究各种現象。

例如英国人种学界中出現了一种职能派，他們主張应当只研究現時的事实，而不研究过去的事实。让古董家去研究历史^①。

特別应当指出的是，拒絕以历史观点研究現象，是同公开宣揚所謂科学应为今天的“殖民地管理”（即奴役落后民族）实践服务这一点分不开的^②。

但是抱真正科学观点的人，并不惧怕从理論中得出的客观結論将与劳动人民的利益、被剝削群众的利益完全一致。而这是完全必然的。这种科学观点要求彻底运用历史原則来研

① 1988年，职能派主脑人馬里諾夫斯基在倫敦經濟學院人种学討論会上說，人种学者不必复写过去的图景。不能倒退，不能根据过去的認識来了解今夕；复兴过去会使今天的問題模糊不清（參閱“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英美人种学”，1951年俄文版，第56頁）。

② 为了維持帝国主义的殖民統治，他們的理論家們要求保存落后的經濟关系形式。

例如，殖民主义的最凶狠的代表之一、英国元帅斯末資，在其所著“非洲和世界問題”一书中，要求保持部落制度，他认为無論如何也要防止这种制度的瓦解。